北史

一八



列傳第三十九　　北史五十一

齊宗室諸王上

趙郡王琛 子叡

清河王岳 子勱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子元海 弟思好

平秦王歸彥 兄子武興王普

長樂王靈山

神武諸子

趙郡王琛字元寶齊神武皇帝之弟也少便弓馬有志氣封南趙郡公累遷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神武帥師入洛陽以晉陽根本召琛留總相府政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神武後廷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天平三年又贈假黃鉞左丞相太師録尚書事進爵爲王配享神武廟廷子叡嗣

叡小名須拔幼孤聰慧夙成特爲神武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娘母之恩異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年至四歲

未嘗識母其母魏華山公主也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倒親游氏叡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叡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神武驚命元夫人至就宮見之叡前跪拜因抱頸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遂爲休務一日叡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十歲喪母神武親送至領軍府爲發哀舉聲殞絕三日水漿不入口神武與武明太后殷勤敦譬方漸順旨居喪長齋骨立杖而後起神武令常山王與同臥起日夜喻之并敕左右不許進水雖絕清漱午輒不肯食由是神武食必呼與同案神武崩哭泣歐血及

壯將婚貌有戚容文襄謂曰我為爾娶鄭述祖女何嫌而不樂對曰自痛孤遺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文襄為之憫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文宣受禪進爵為王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事有知人之鑒天保二年出為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稱為良牧六年詔叡領兵監築長城于時六月叡途中屏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常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熱遣倍道送冰正遇炎盛咸謂一時之要叡對之歎曰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義獨進寒冰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先是役罷任其自歸丁壯先返羸弱多致僵殞叡於是親帥

營伍強弱相持賴全者十三四焉八年除都督北朔州刺史叡撫慰新遷量置烽戍備有條法大爲兵人所安無水處禱而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史文宣特崇其選除叡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叡後因侍宴帝從容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皇建初兼并州事孝昭帝臨崩預受顧託奉迎武成於鄴拜尚書令天統中追贈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受時隆冬盛寒叡跣步號哭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

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録尚書事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宮人避之叡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軍進止竝令取叡節度而使段孝先總馬帝與宮人被緋甲登故北城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耶乃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氊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截矟杖之以歸是役也段孝先持重不與賊戰自晉陽失道爲虜所屠無遺類焉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大寇抱其頭哭任城王湝進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孝先於帝前曰段婆善爲送女客於是以叡爲能加尚書令封

宣城郡公拜太尉監五禮晚節頗以酒色爲和士開所構
叡又典朝政聲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忠臣義士號曰
要言以致其意武成崩葬後數日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
延宗及元文遥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内并入奏太
后因出士開爲兖州刺史太后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
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言
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臂丈餘當門向
牀以臂壓叡良久遂失甚惡之起坐歎曰大丈夫運命一
朝至此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社稷事重吾當以
死効之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

曰願勿入㪣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㪣執之彌固出至永巷被送華林園於崔離佛院令劉桃枝拉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寃惜之其年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謚子整信嗣好學有行檢位儀同三司後終於長安

清河王岳字洪略神武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以器度知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黃鉞大將軍太傅太尉録尚書事謚孝宣公岳幼孤貧人未之知長而敦直姿貌嶷然深沉有器量初居洛邑神武每使入洛必止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無火而有光移於別室如前所

見恠之詣卜者筮遇乾之大有占者曰吉易稱飛龍在天
大人造也貴不可言山氏歸報神武神武後起岳於信都
山氏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從之岳遂往信都
神武見之大悅及戰於韓陵神武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
將右軍中軍敗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神武因大破賊以
功除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封清河郡公母山氏封郡君授
女侍中入侍皇后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
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為僚屬論者美之尋授使持節六州
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隸京
畿時神武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京師輔政岳性至

孝母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去職哀毀骨立神武憂之每日
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位歷冀晉二州刺史西南道大都督
有綏邊之稱及神武崩侯景叛梁武乘間遣其貞陽侯明
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爲掎角聲援岳揔諸軍南討
與行臺慕容紹宗擊破明禽之景仍於渦陽與左衞將軍
劉豐等相持岳又破之以功除太尉又統慕容紹宗劉豐
等攻王思政於長社岳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爲思政所
獲西魏出岳援思政岳内外防禦城不没者三板會文襄
親臨數日尅城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文襄以爲
己功故賞典不弘文襄崩文宣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兼

尚書左僕射留鎮鄴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五年加太保尋為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師次義陽西魏克荊州因略地克郢州獲梁郢州刺史陸法和送鄴詔岳旋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鍾諸王皆莫及初高歸彥少孤神武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及歸彥為領軍岳謂其德已更倚仗之歸彥密構其短奏岳造城南大宅僭擬為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壯麗意不平仍屬帝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迎之至宅由其姊也帝縣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為姦人女

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非姦也帝益怒使高歸彥就宅賜以鴆岳曰臣無罪彥曰飲之飲而薨朝野惜之時年三十四詔大鴻臚護喪事贈太宰太傅假黃鉞給轀輬車謚曰昭武敕以城南宅爲莊嚴寺初岳與神武經綸天下家有私兵戎器儲甲千餘領文襄末岳表求納之文襄推心相任不許文宣時亦頻請納又不許將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葬畢方許納焉皇建中配享文襄廟庭後歸彥反武成知其前譖以歸彥良賤百口贈岳家贈岳太師太保餘如故子勱

勱字敬德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七歲襲爵清河王十

四為青州刺史歷祠部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安樂侯性剛直有才幹斛律光雅敬之每征伐則引為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為周師所敗勱奉太后歸鄴時宦官放縱儀同荀子溢尤幸勱將斬以徇太后救之乃得釋劉文殊竊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勱攘袂曰今西軍日侵朝貴多叛正由此輩弄權若今日殺之明日就誅無恨文殊甚愧之勱勸後主五品已下家累悉置三臺上脅之曰若戰不捷則燒之此輩必死戰乃可捷也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遷勱恆後殿為周軍所得武帝與語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勱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為改容授開

府儀同三司隋文帝為丞相謂曰齊亡由任邪佞公父子忠良聞於隣境宜善自愛勸拜謝曰勸亡齊末屬不能扶危定傾既蒙獲宥已多優幸況濫叨名級致速官謗甚嘉之再遷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廟其俗敬鬼祈者必以牛酒至破產業勸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告諭所部自是遂止百姓賴之開皇七年轉光州刺史上表曰陳氏数年已来荒悖滋甚天厭亂德祅寔人興或空裏時有大聲或行路共傳鬼怪或刳人肝以祠天狗或自捨身以厭祅訛人神怨憤怪異薦發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頻歷藩守與其隣接密邇仇讎知其動靜天討有罪此即其時

若戎車雷動戈船電邁臣雖駑怯請効鷹犬并上平陳五策帝嘉之答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勳爲行軍揔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時隴右諸羌數爲寇亂朝廷以勳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惠人夷悅附豪猾屏迹路不拾遺以善政稱後吐谷渾來寇勳時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勳亡戶口坐免卒于家大唐褒顯前代名臣追贈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子士廉最知名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寛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信都盛來赴以爲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太尉

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黃鉞太尉太師録尚書事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昌王卒於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爵爲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橋之戰司徒高昂失利奔退永樂守洛陽南城昂走趣城南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禽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敢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監公正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啓神武神武封啓以示永樂

然後知二人清直竝擢用之永樂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録尚書事謚曰武昭無子從兄思宗以第二子孝緒爲後襲爵天保初改封脩城郡王永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麤武出入城市好毆擊行路時人皆呼爲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道人至凶暴横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鬬爲事文宣竝收掩付獄天恩等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尋爲南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走叛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伎直以宗室謹厚天保元年封襄樂郡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寛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洛郡王歷位司空太傅薨於官

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絶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啓求歸徵復本任便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又除領軍將軍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孝昭幸晉陽武成居守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昭之誅楊愔等謂武成云事成以汝爲皇太弟及踐位乃使武成在鄴主兵立子百年爲皇太子武成甚不平先是恒留濟南於鄴除領軍厙狄伏連爲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爲領軍以分武成之權武成留伏連

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陽王孝瑜僞獵謀於野暗乃歸
先是童謠云中興寺内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
之夜打鍾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
鷄蓋稽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鍾言
將被擊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為濟南
應之乃使平秦王歸彥之鄴迎濟南赴并州武成先告元
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皇太后萬福至尊孝性非常殿
下不須別慮武成曰此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一
夜思之武成即留元海後堂元海達旦不眠唯遶床徐步
夜漏未盡武成遽出曰神算如何答云夜中得三策恐不

甚用耳因說梁孝王懼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
太后求哀後見主上請去兵權以死為限求不干朝政必
保太山之安此上策也若不然當具表云威權大盛恐取
謗衆口請青齊二州刺史沉靖自居必不招物議此中策
也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因逼之答曰濟南世嫡主
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敕執豐樂斬歸彥
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悅狐
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皆曰不利舉事靜則吉又
召曹魏祖問之國事對曰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在藩
知占候密謂武成曰宮車當晏駕殿下為天下主武成拘

之於內以候之又令巫覡卜之多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令數百騎送濟南於晉陽及孝昭崩武成即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爲和士開譖被馬鞭六十責云爾在鄴城說我以弟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若爲可使出爲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故尋被追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爲鄭州刺史鄴城將敗徵爲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謀逆伏誅元海好亂樂禍然詐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天保

末年敬信内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所爲及爲右僕射又説後主禁屠宰斷酤酒然本心非靖故終致覆敗

思宗弟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爲弟遇之甚薄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受命爲左衛大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悦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鵶群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傲思好因心銜恨武平五年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僞昵近凶狡踈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

帷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闇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頻絶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并掣鷹於西市駮龍得儀同之號逍遥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寔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為元輔威著隣國並非有辜奄見誅殄孤既忝預皇枝實蒙殊奬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王尚之為長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掌兵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須唱萬歲奉迎

耳帝聞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庫狄士文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之且殺且招終不降以至於盡時帝在道叱奴世安自晉陽送露布於城平都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因馳詣行宮呌已了帝大懽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乃以狀自陳帝曰告爾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剥焚之烹尚之於鄴市令內參謝其妃於宮內仍火焚殺之思好反前五旬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故奏言有人誣告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死者弟伏闕

下詐求贈兄長鸞不爲通也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爲西域大使得胡師子以功行河東事遂死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徽喪與穆同營葬贈司徒謚曰文宣初徽嘗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而生歸彥至是年已九歲神武追見之撫對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朝夕酣歌妻魏上黨王元天穆女也貌不美而甚嬌妬數忿爭密啓文宣求離事寢不報天保元年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並

為太妃善事二母以孝聞徵為兼侍郎稍被親寵以討侯
景功別封長樂郡公除領軍大将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
也文宣誅高德正金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
揔知禁衛濟南自晉陽之鄴楊愔宣敕留從駕兵五千於
西中陰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等
楊燕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詐喜請共元海量之
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長廣於是誅楊燕等孝昭將
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仗拒而不內歸彥諭之然後得
入進向栢閤永巷亦如之孝昭踐阼以此彌見優重每入
常在平原王段韶上以為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唯天

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彥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彥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即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彥既地居將相志氣盈滿發言陵侮傍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上亦尋其前翻覆之迹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上幸歸彥家召魏收對御作詔草欲加右丞相收曰至尊以右丞相登帝位今為歸彥威名太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即乾和繕寫晝日仍敕門司不聽輒內時歸彥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

驚而退及通名謝敕令早發別賜錢帛鼓吹醫藥事事周
備又敕武職督將悉送至清陽宮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與
趙郡王叡久語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謀逆欲待受調訖
班賜軍士望車駕如晉陽乘虛入鄴為其郎中令呂思禮
所告詔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彥舊於南境置私驛聞軍將
逼報之便嬰城拒守先是冀州長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
挹別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
彥有異使連名密啓歸彥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
仍並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彥登城大叫云孝昭皇帝
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投身向鄴迎陛下當時不反

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
忌忠良但爲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其後城破單騎北走
至交津見獲鎖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彥曰使
黃頷少兒牽挽我何可不反曰誰邪歸彥曰元海乾和豈
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於是帝又使讓焉
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
爲藩王太宰仍不得鼓吹正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
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望活帝命議其罪皆云不可
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
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魏時山崩得石角二藏

在武庫文宣入庫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曰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骨三道著幘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彥兄歸義之子也性寛和有度量九歲歸彥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游處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主奔鄴就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於長安贈上開府豫州刺史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兵信都終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謚曰文宣子懿卒於

武平鎮將無子文宣以靈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國子伏護為靈山後伏護字臣援粗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黃門侍郎伏護歷事数朝恒參機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專事酣酒神識恍惚遂以卒贈兖州刺史建國侯孫乂襲乂少謹武平末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為太府少卿坐事死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襄城景王淯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爾朱氏生彭城景思王浟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尔朱氏生任

城王浩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翊王澗馬氏生
漢陽敬懷王洽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
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産浚疑非已類不甚愛之而
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歳謂博士盧裕曰祭神如神在為
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
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曽以屬請受納大見杖罰
拘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為務元象中封
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為文襄所愛文宣性雌懦
每參文襄有時洟出浚恒責帝左右何因不為二兄拭鼻
由是見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為青州刺史雖頗好畋

獷聰明矜恕上下畏悅之保定初進爵為王文宣末年多
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阼已後識解頓
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
乗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銜八
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為樂雜以婦女又作狐掉尾戲
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彥
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大
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
詔令徵浚浚懼禍謝疾不朝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
數千人至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

溲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爲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嘿然浚等聞之呼長廣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爲諸王所傾服帝恐爲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籠燒殺之塡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爲之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寵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敕與離絕乾明元年贈太尉

無子詔以彭城王浟第二子準字茂則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爲王歷位尚書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爲太傅與彭城河間王並給伏身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寛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以酖終還葬鄴贈假黃鉞太宰録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浟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浟書見浟筆迹未工戲浟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

浟正色答曰昔甘羅爲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歎武定六年出爲滄州刺史爲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齎糧食浟纖介知人間事有陽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浟察知之守令畢集浟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爲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浟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

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史君在滄州日禽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湫乃詐爲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湫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天保初封彭城王四年徵爲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白湫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湫重其意爲食一口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爲美選州舊案五

百餘湝未朞悉斷盡別駕羊脩等恐犯權戚乃詣閤諮陳
湝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戚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
權戚爲言脩等慚悚而退後加特進兼司空太尉州牧如
故太妃薨解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
位除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
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入承大業遷太師録尚書湝明
練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
歸彦之逆其母崔氏即御史中丞崔昻從父姊兼右僕射
魏收之内妹也依令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訴所
司以昻收故崔遂獲免湝摘發其事昻等以罪除名自後

車駕巡幸湝常留鄴河清三年三月群盜白子禮等數十人謀劫湝爲主詐稱使者徑向湝第至内室稱敕呼湝牽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湝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湝未被劫前其妃鄭氏夢人斬湝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湝見殺贈假黄鉞太師太尉録尚書事給轀輬車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俶儻不群雖在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絶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爲博士耳故讀書頗知梗概而不甚躭習元象中封平

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宮中諠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陵犯郡縣為法司所糺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桑門為黑衣故也是時文宣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以渙第七為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以逃憑河而度

士人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
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家
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
乾明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謚曰剛肅有勑李氏
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脩飾詣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
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
幸蒙恩詔得反蕃闈汝是誰家孰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
一百流血灑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清二年襲爵
位終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清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

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群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贈假黄鉞太師太尉録尚書事無子詔以常山王演第二子亮嗣

亮字彦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焉遷邌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内慟哭拜辭然後爲周軍所執入關依例授儀同分配遠邊卒於龍州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常令湝鎮晉陽總并省事歷司徒太尉并省録尚書事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正平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於路被賊刼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為冀州刺史加太宰遷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湝頻牧大藩雖不潔已然寬恕為吏人所懷五年青州人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湝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

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於晉陽使劉子昂脩啓於湝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群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湝竟不達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幷赦詔湝並沉諸井戰敗湝孝珩俱被禽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城湝馬上大哭自投于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徵盧蓬首垢面長齋

不言笑微放之乃爲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諧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文宣在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擢拜晏之爲徐州刺史文宣崩湜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爲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創死也乾明初贈假黄鉞太師司徒錄尚書事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
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悅
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為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
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
録尚書事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
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
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録尚書凝諸王中最為孱弱妃
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蒼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
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於摘發隱僞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回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枚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孝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敕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爲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輕相間構曲生眉目於是回洛決鞭二百獨孤枚決杖一百尋爲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

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録尚書别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爲定州刺史薨贈假黄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爲後

論曰趙郡王以跗蕚之親當顧命之重安夫一德固此貞心践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以斯忠義取斃凶慝豈道光四海不遇周成之明將朝去三仁終見殷墟之禍不然則邦國殄瘁何若斯之速歟清河屬經綸之期青雲自致出將入相翊成鴻業雖漢朝劉賈魏室曹洪俱未足論

其風烈適足以彰文宣之失德焉思好屬昏亂之機歸彥因猜嫌之釁怨尺鄰都以速其禍智小謀大理則宜然神武諸王多有聲譽永安以諫爭遇禍固齊室之比干彭城治人布政乃與循良比迹求之近古未爲易遇上黨申威淮海受辱牢穽以英俠之氣迫悲歌之思欲食藜藿之羹處茅茨之下其可得乎馮翊廉慎閑明妄被讒慝以武成陰忌之朝而見免夫角弓之刺已爲幸矣

列傳第三十九　北史五十一

埤雅卷[illegible]

十[illegible]

列傳第四十　　　北史五十二

齊宗室諸王下

文襄諸子

文宣諸子

孝昭諸子

武成諸子

後主諸子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獻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為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敕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棊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遊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矟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斆處處營造武成嘗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

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而親由是叡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叡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尒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婁子彥載以出酖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録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頛川王斌之妃為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為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内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為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録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文有技藝嘗於聽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為真又作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絶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州道兵趣潼關揚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寶物賞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即位以孝珩為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二月五日孝珩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相願在內以禁兵

應之族與敵顯自游豫園勒兵出旣而阿那肱從別宅取
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
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破宇文邕遂
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高韓
恐其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
信都共爲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
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令和以矟刺孝珩墜
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
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
之改容親爲洗瘡傳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

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筭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受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啓歸葬山東從之尋卒還葬鄴

河閒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冑將出

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驕矜
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
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
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
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
楊樹頭金雞鳴珽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
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
有神光照玄都法順請以奏不從帝聞使搜之得填庫矟
幡數百帝聞以爲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
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

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撾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為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子正禮嗣幼聰頴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冑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為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財貨後

為大尉與段韶討柏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之術相願曰王前既有勳今復告捷威聲大重宜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為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

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忠以事上何辜於天而遭鴆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曰天顏何由可見遂飲藥而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為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及討定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杖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出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為買妾二十人唯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悉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

為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齊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衡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為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烝豬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因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深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

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濡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赤又為
草人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
卧延宗於地馬鞭撾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
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
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
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
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雀鼠谷
乃以延宗為相国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
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為社稷莫動臣為陛下出死力
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后主竟奔鄴在并

將卒咸請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與王出死力延
宗不得已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宦豎釁結蕭
墻盜起疆埸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
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便祇承寶位可大赦天下改武
平七年爲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爲宰輔齊昌王莫多
婁敬顯沭陽王和阿于子右衞大將軍段暢武衞將軍相
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爲爪牙衆聞之不召而
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皆笑之
及是赫然奮發氣力絶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府藏及
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

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
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嗚噎衆皆爭爲死童兒女子
亦乗屋攘袂投甎石以禦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
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莫多
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
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矟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
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
延長皆死於陣和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軍周軍攻東
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
自門入夾擊之周軍大亂爭門相填齊人後斫刺死者二

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輙牽
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以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
中焉城東阸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爲之導僅免時四更
也延宗謂周武帝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鬣者不得
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
城飢甚欲爲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爲去必不
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内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
收兵俄頃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
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
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爲

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絶壁臨水忽有墨書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為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閒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傅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遥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

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妃收殯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昔武定中爲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牀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爲起乃與長命結爲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齊滅死於長安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尒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游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辯才爲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徙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群小同飲擅致内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爲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輔相爲北

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長史趙穆司
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迎紹義
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屬韓阿各数奴等十人皆齊叛臣
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
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
而肆州已為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
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
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
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
哭拜別者太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為英雄天子以紹

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為天水王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為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為天贊己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于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燕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為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回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

之他鉢猶不忍遂僞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
紹義妃勃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
夷狄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爲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麤暴嘗
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厩閉門拒之紹義初爲清都尹未
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
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皇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
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位在晉陽羣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爲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大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猒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帝又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

相似遺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徧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為二十七院掘得小兒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内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以為太原王紹德詔以襄城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宮故得不死隋開皇初

卒於并州刺史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南王彥忠與汝
南王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陽
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
光西河王仁機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
楊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辰時生至午
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為第二初
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為漢陽

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欻然斫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為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畫為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轉定州汲井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游獵無度恣情強暴云學文宣伯為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即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卧浴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

大為後主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聞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搤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為兄兄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齊亡妃鄭氏為周武帝所幸請葬綽敕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千

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隹車去牛頓軛於地
以待中丞過其或遅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絶
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北宫出將上中丞
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
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
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
鷩人墜帝大笑以為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
邑儼恒在宫中坐含章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
儼恒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晋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
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别留連不覓晚武成

憶儼為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翫飾皆與後主同所
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氷緑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
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
猶以為不足儼嘗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
阿兄懦何能率左右帝毎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
主為劣有廢立之意武成崩攺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
婆等奢恣盛脩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
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弈弈數歩射人
向者蹔對不覺汗出天子門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
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無時見太后四月詔

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且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強說儼曰殿下被疏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

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外帝使劉挑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挑枝遥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着孫鳳珎宅上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即入見姊姊即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強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強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殺楊遵彥止八十

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為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為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寛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辮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

劉辟強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觧㬎
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勲貴子弟恐人心
不安趙孝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
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為澄公所作儼將脩
之巫日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
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内食必
自嘗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
觀其根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来常懐恐懼宜早為計何
洪珎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决以食轝密迎祖珽問
之珽稱周公殺管叔季友酖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晋陽

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不脱靴裹以席埋於室内帝使啓太后臨哭十餘聲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為楚帝后居宣則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
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沈審寬恕帝常曰此兒
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事帝
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
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
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又暴位清都尹次西河
王仁幾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

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楊王仁直次東海王
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
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尋後主窮蹙以
廓爲光州貞爲青州仁英爲冀州仁儉爲膠州仁直爲濟
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
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琮陳叔寶
脩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買
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折齊滅周武帝以
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

散配西土皆死邊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閒平然武藝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劒殲覆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而終見誅翦以至土崩可爲太息者矣安德以時艱主暗晦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群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識去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嗟乎欲求長世未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

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莫效前人之言可爲傷歎各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勦絶慶集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然尊戮之釁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亦異於是乎

列傳第四十　北史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一　　北史五十三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劉貴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任祥 子胄

莫多婁貸文 子敬顯

厙狄迴洛

厙狄盛

張保洛 子榗貴 賀拔仁 厙德 趙珍 韓建業 段琛 封輔相 尉標 范舍樂 牒舍樂

侯莫陳相

薛孤延

斛律羌舉 子孝卿

張瓊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叱列平

步大汗薩

薛脩義

慕容儼庫狄伏連

潘樂

彭樂

暴顯

皮景和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鮮于世榮

傅伏

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别也少雄果有武力
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逼授太尉後歸魏累遷第二鎮
人酋長孝武帝初封清水郡公隨入關拜司空神武平夏

州晉自覆鞦城率部歸魏神武神武躬自迎接封河西郡公位太尉薨贈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子洛

洛字受洛干隨孝武入關除尚書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初神武以其父晉尊老特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願出萬死力以報深恩及河陰之戰諸軍北度橋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之神武名其所營地爲迴洛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世卒贈太師大司馬太尉錄尚書謚曰武

可朱渾元字道元自云遼東人也曾祖護野肱爲懷朔鎮

將遂家焉元寶仁有武略少與神武相知尒朱榮以為別將隸尒朱天光平万俟醜奴等以功封東縣伯孝武帝立累遷渭州刺史元既早為神武知遇兼其母兄在東恒表疏與神武往來周文帝有疑心元乃率所部三千户發渭州西北度烏蘭津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埿待元甚厚埿女婿劉豐生與元深相結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界周文每遣兵邀元元戰以摧之神武聞其來遣平陽太守高崇持金環一枚賜元并運資糧候接元至引見執手後拜并州刺史以貪污劾特見原累以軍功拜司空天保初封扶風郡王位太傅太師薨贈假黃

鉞太宰太師録尚書元用兵務持重未嘗敗皇建初配享
文襄廟庭子長輿襲道元弟天元亦有將畧便弓馬封昌
陽縣伯天保初位殿中七兵二尚書卒贈都督滄州刺史
謚曰恭武天元弟天和以道元勳重尚東平長公主賜爵
宜安鄉男文宣受禪加駙馬都尉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成
臯郡公濟南即位加特進改封博陵郡公與楊愔同被殺
追贈司空
劉豐字豐生晉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絶人破六韓拔
陵之亂以守城功除晉樂太守山鹿縣公靈州鎮城大都
督賀拔岳與靈州刺史曹泥不睦豐助泥守岳將自討泥

為侯莫陳悅所殺周文帝遣行臺趙善大都督万俟受洛干復來攻圍引河灌之壁與豐堅守不下豐乃東奔神武神武以豐為南汾州刺史河陰之役豐功居先神武執其手嗟賞之及王思政據長社豐與高岳等攻之先是訛言大魚道上行百姓苦之豐建水攻築遏洧水灌城水長魚鱉皆游焉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忽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絶漂至城下豐拍浮向土山為浪激不時至西人鉤之並為敵所害豐壯勇善戰死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武忠子暈嗣第三子龍有巧思位亦通顯隋開皇中歷將作大匠卒於

領軍大將軍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爲制服三年武平中暐所生喪諸弟並請解官朝廷義而不許

破六韓常單于之裔也初呼㕑貌入朝漢爲魏武所留遣其叔父右賢王去卑監本國戶魏氏方興率部南轉去卑遣弟右谷蠡王潘六奚率軍北禦軍敗奚及五子俱沒于魏其子孫遂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領部落父孔雀少驍勇爲其宗人拔陵率部降尒朱榮詔封永安縣侯第第一領人酋長常孔雀少子沉敏有膽略善騎射尒朱榮死常歸河西天平中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

干等東歸神武上爲武衛將軍齊受禪封廣川縣公拜太子太保卒於滄州刺史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人酋長假王謚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尚氣俠魏末以軍功至太中大夫隨元天穆討平邢杲歷涇岐二州刺史後大行臺賀拔岳表授東雍州刺史令討仇池池氏楊紹先於百頃未還岳爲侯莫陳悅所殺祚克仇池還莫知所歸俄而神武遣行臺侯景慰諭祚遂解甲而還封安定縣公後隨魏孝武西入周文帝以祚爲兗州刺史歷太僕衛尉二卿尋除東北道大都督晉州刺史入據東雍州神武遣尉景攻降

之芒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除華州刺史文宣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公

劉貴秀容陽曲人也剛格有氣斷歷尒朱榮府騎兵參軍榮性猛急貴尤嚴峻任使多愜榮心晉泰初行汾州事棄戍歸齊神武累遷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加開府西道行臺僕射貴所歷莫不肆其威酷非理殺害視下如草芥性峭直攻訐無所回避雖非佐命元功然與神武布衣舊特見親重卒贈太保太尉公錄尚書事謚忠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神武廟庭次子洪徽嗣樂縣男卒贈都督燕州刺史

蔡儁廣寧石門人也父普北方擾亂走奔五原守戰有功拜寧朔將軍卒贈燕州刺史儁豪爽有膽畧齊神武微時深相親附儁初爲杜洛周所虜時神武亦在洛周軍中神武謀誅洛周儁預其計事泄奔葛榮仍背榮歸介朱榮從入洛及從破葛榮平元顥封烏洛縣男隨神武舉義及平鄴破韓陵竝有戰功進爵爲侯出爲齊州刺史爲政嚴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分吏人畏服之性好賓客頗稱施惠天平中卒於楊州刺史贈尚書令司空公謚曰威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

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也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作逆

榮破後尒朱榮擢充左右榮死尒朱度律以賢爲帳內都督封汾陽縣伯後爲廣州刺史及齊神武起義度律以賢素爲神武所知恐有變遣使徵之不願去乃密遣群蠻多舉烽若有寇至使者遂爲啓得停賢仍潛使人通誠於神武後拜建州刺史天平初爲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間見將至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寺形制淳朴世以古物歷代寶之賢知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因此致禍贈尚書令司空公子裔嗣

尉長命太安狄那人也父顯魏代郡太守長命性和厚有器識參預齊神武起兵破尒朱氏於韓陵拜安南將軍樊子鵠據兗州反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平之徙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雖多聚斂然以恩撫人少得安集卒贈司空謚曰武壯子興字敬興便弓馬有武藝位冠軍將軍

王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弓馬頗有氣尚隨齊神武於冀州起兵討破尒朱兆於廣阿又從破四胡於韓陵以功封盧鄉縣侯天平中爲都督廣州刺史後從神武襲尅西夏州還爲大都督鎮下館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贈司徒公尚書僕射懷以武藝勲誠爲神武所知志力

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饗神武廟庭
任祥字延敬廣寧人也少和厚有器度初從葛榮榮署為
王榮敗擁所部先降拜廣寧太守賜爵西河縣公隨神武
起兵封魏郡公後兼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同三司祥
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人士稱之及斛斯椿釁發祥棄
官北走歸神武天平初拜侍中遷徐州刺史在州大有受
納然政不殘不為人所疾苦潁川長史賀若徽執刺史田
迅據城降西魏祥戰失利還北與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共
攻抜潁川元象元年卒於鄴贈太尉公録尚書事子冑性
輕俠頗敏慧少在神武左右天平中擢為東郡太守家本

豐財又多聚斂動極豪華賓客往來將迎至厚興和末神武攻玉壁還留清河公岳爲行臺鎮守晉州以胄隸之胄飲酒游縱不勤防守神武責之懼遂潛遣使送款於周爲人所糾推劾未得實神武特免之胄內不自安乃與儀同尒朱文暢參軍房子遠鄭仲禮等陰圖弑逆伏誅

莫多婁貸文太安狄那人也驍果有膽氣從神武起兵破尒朱兆於廣阿封石城縣子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爲侯從平尒朱兆兆於赤洪嶺兆自縊貸文獲其屍天平中進爵爲公晉州刺史元象初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信於金墉城周文帝出函谷景

與高昂議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斥堠死於周軍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子敬顯嗣彊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恒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令敬顯前驅置營中夜巡察或達旦不眠臨敵置陣亦命部分將士深見重位至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七年從後主平陽敗歸在幷州與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稱尊號安德敗武將皆投周軍唯敬顯走還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執之斬於閶闔門外責其不留晉陽也

庫狄迴洛代人也少有武力儀貌魁偉初事尒朱榮榮死

隷尒朱兆神武舉兵於信都迴洛擁衆來歸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封順陽縣子累遷夏州刺史昭帝即位封順陽郡王大寧初爲朔州刺史轉太子太師卒贈太尉定州刺史

庫狄盛字安盛懷朔人也性和柔少有武用初爲神武親信都督從征伐累遷幽州刺史封長廣縣公齊受禪改封華陽縣公後拜特進卒贈太尉公

張保洛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賔客尚氣俠頗爲北土所知保洛少便弓馬初從葛榮榮敗仍爲尒朱榮統軍後隷齊神武神武起兵保洛爲帳内從破尒朱兆於廣阿

及韓陵戰元象初爲西夏州刺史以前後功封安武縣伯又從戰芒山進爵爲侯文襄嗣事歷梁州刺史進爵爲公齊受禪加開府仍爲刺史聚斂爲百姓所患濟南初兼侍中尋出爲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以聚斂免官奪王爵卒贈前官追復本封從神武出山東又有賀拔仁麴珍段琛尉摽子相貴康德韓建業封輔相范舍樂牒舍樂並以軍功至大官史失其事仁字天惠無善人以帳內都督從神武破尒朱氏於韓陵力戰有功天保初封安定郡王歷數州刺史太保太師右丞相錄尚書事武平元年薨贈假黃鉞相國太尉錄尚書十二州諸軍事朔州刺史謚曰武珍

字舍洛西平酒泉人壯勇騎射以帳內從神武天統中封安康郡王武平初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豫州刺史卒贈太尉琛字懷寶代人少有武用從起兵天保中開府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摽代人太寧初位司徒封海昌王卒子相貴嗣相貴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晉州道行臺尚書僕射晉州刺史及行臺左丞侯子欽等密啓周武帝請師求爲內應周武自率衆至城下子欽等夜開城門引軍入鎖相貴送長安卒弟相願彊幹有膽略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大將軍自平陽至幷州及到鄴每立計將殺高阿那肱廢後主立廣寧王事竟不果及廣寧被出相願拔佩刀

斫柱而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德代人歷數州刺史并省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封新蔡王建業輔相俱不知所從求建業位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以輔相爲朔州總管范舍樂代人有武藝筋力絶人位東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封平舒侯牒舍樂武威人開府儀同三司營州刺史封漢中郡公戰歿關中

侯莫陳相代人也祖社伏頹魏第一領人酋長父斛古提朔州刺史白水公相七歲喪父殯慕過人及長性雄傑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力戰有功封陽平縣伯後改封白水郡公天保初累遷司空公進爵白水王又遷大將

軍拜太尉公兼瀛州刺史歷太保朔州刺史又授大傅別封義寧郡公薨於州贈假黃鉞右丞相太宰太尉都督朔州刺史次子晉貴嚴重有文武幹略襲爵白水王武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歸周授上大將軍封信安縣公子仲宣太常丞子弘顯弘信雍州司士參軍子行方行儉行恭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從神武起兵以功累加儀同三司從西征至蒲津及竇泰失利神武班師延後殿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十五刀神武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視之延案稍直前大呼繞浮圖走

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鬉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
與霹靂鬪後封平秦公與諸將討潁川延專監造土山以
酒醉為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師讌華林園文襄啓
魏帝坐延階下以辱之齊受禪別賜爵都昌縣公延性好酒
率多昏醉以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為前鋒位太子太保太
傅

斛律羌舉太安人也世為部落酋長羌舉少驍果從尒朱
兆兆破乃歸誠神武神武以其忠於所事亦加嗟賞天平
中除大都督從神武戰於沙苑時議進趣計羌舉曰黑
獺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欲一死決有同猘犬

或能噬人且渭曲土濘無所用力若不與戰徑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尅拔其根本則黒獺之首可懸軍門神武欲縱火焚之侯景曰當禽以示百姓燒殺誰復信之諸將議既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軍敗績後封宻縣侯爲東夏州刺史有疫疾刺匈竹箒吮之垂愈因怒劄裂而卒贈儀同三司子孝卿嗣孝卿少聰敏機悟有風檢武平末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義寧王知內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時政由羣竪自趙彥深死後朝貴典機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貪穢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爲尚書令又以中書侍郎薛道衡爲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承

光詔禪位任城王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
便詣鄴仍從周武帝入關授儀同大將軍宣納上士隋開
皇中位太府卿户部尚書
張瓊字連德代人也少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爲亂榮敗
尒朱榮以爲都督後歷位濟州刺史及尒朱氏敗歸神武
拜滄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平中神武
襲尅夏州以瓊爲慰勞大使留鎮之尋爲周文帝所陷卒
贈司徒都督恒州刺史瓊子欣尚魏平陽公主除駙馬都
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伯瓊常憂
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欣位秩太高深

爲憂慮而欣豪險遂與公主情好不篤尋爲孝武所害時
人稱瓊先見

宋顯字仲華敦煌效穀人也性果毅有幹用初事尒朱榮
稍遷爲記室參軍榮死世隆等以爲晉州刺史後歸神武
爲行臺左丞拜西兖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然勇决有氣
幹檢御左右咸得其心力及河陰之戰深入没于行陣贈
司徒公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
廣平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爲朝廷所知則頗有
力初以軍功賜白水子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顥疑

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顥顥敗為東
徐州防城都督尒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
枝黨內懷憂懼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為魏主資其士馬送
之境上椿遂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
因以則行北徐州事隸尒朱仲遠仲遠敗乃歸神武天平
初頻以軍功都督荊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伏之渭曲
之役則為西師圍逼棄城奔梁梁尋放還神武恕而不責
元象初洛州刺史以前後勳封太原縣伯則性貪在州不
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于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以武用
除徐州刺史取受狼籍令送晉陽文襄恕其罪卒贈司空

謚烈懿則弟敬賓位東廣州刺史與蕭軌攻建業不剋死焉

慕容紹宗字紹宗晃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曾祖騰歸魏遂居代祖郁岐州刺史父遠恒州刺史紹宗容貌恢毅少言深沉有膽略尒朱榮即其從舅子也榮入洛私告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除翦恐難制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若何對曰太后淫虐天下共棄公旣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實謂非策不從後以軍功封索盧侯遷尒朱兆長史及兆敗紹宗於烏突城見神武遂攜尒朱榮妻子幷兆餘衆自歸神武神武仍加恩禮所有官爵竝如故軍

謀兵略時參預焉及遷鄴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
籍諸事累遷青州刺史時丞相記室孫搴屬紹宗以其兄
爲州主簿紹宗不用搴譖之神武曰紹宗嘗登廣固城長
歎謂所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不由是徵還元象初以
軍功進爵爲公累遷御史中尉屬梁人劉烏黑入寇徐方
授徐州刺史執烏黑殺之還除尚書左僕射侯景反命紹
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郡公又與大都督高岳
禽梁貞陽侯蕭明於寒山廻軍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
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腊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
人凡爾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鞌曰誰教鮮卑小兒解

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邪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
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西魏遣王思政據潁
川又以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
堰洧水灌城時紹宗數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
數年已還恒有蘇髮昨來忽盡蘇者笄也其笄盡乎未幾
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纜
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卒三軍將士莫
不悲惋朝廷嗟傷焉贈太尉謚曰景惠長子士肅以謀反
伏法朝廷以紹宗功罪止士肅身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
士肅弟三藏三藏幼聰敏多武略頗有父風武平初襲爵

燕郡公以軍功歷位武衞大將軍周師入鄴齊後主東遁委三藏留守鄴宮齊王公已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授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副襄陽公韋洸討平嶺南至廣州洸中流矢卒詔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以功授大將軍後遷廓州刺史人歌頌之文帝數有勞問又畜產繁滋獲醍醐奉獻賚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兎馴壇側使還以聞上大悅改封河內縣男歷疊州揔管和州刺史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

叱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世為酋帥平有容貌美鬚髯善射馭襲第一領人酋長臨江伯魏末以軍功至武衛將軍隨尒朱榮破葛榮平元顥封瓔陶縣伯榮死尒朱氏陵僭平懼禍後歸神武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天保初累遷兗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卒贈都督瀛州刺史謚曰莊惠子孝冲嗣孝冲弟長乂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新寧王隋開皇中位上柱國卒於涇州刺史長乂無他才技在官以清幹稱

步大汗薩代郡西部人祖榮代郡太守父居龍驤將軍領人別將薩初從尒朱榮入洛及平葛榮累功為都督榮死

又從兆入洛及韓陵之敗以所部降神武稍遷車騎大將軍封行唐縣公晉州刺史齊受禪改封義陽郡公

薛脩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也曾祖紹魏七兵尚書祖壽仁秦州刺史汾陰公父寶集定陽太守脩義少而姦俠輕財重氣魏正光末天下兵起特詔募能得三千人者用爲别將脩義得七千餘人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以軍功拜龍門鎮將後宗人鳳賢等作亂圍鎮城脩義以天下紛擾遂爲逆自號黃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軍未至脩義慙悔遣表乞一大將招慰乃降鳳賢等猶據嶮不降脩義與書降之乃授鳳賢龍驤將軍陽夏子改封汾陰縣

侯尒朱榮以脩義反覆錄送晉陽與高昂等竝見拘防榮赴洛竝以自隨置於馳牛署榮死魏孝莊以脩義爲弘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時神武爲晉州刺史見之相待甚厚及韓陵之捷以脩義行幷州事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脩義爲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招下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崇禮初神武欲大城晉中外府司馬房毓曰若使賊到此處雖城何益乃止及沙苑之敗徙秦南汾東雍三州人於幷州又欲棄晉以遣家屬向英雄城脩義諫曰若晉州敗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曰爾輩皆負我前不聽我城幷州城使我無所趣脩義曰若失守則請誅斛律金曰還仰

漢小兒守收家口爲質匆與兵馬神武從之以脩義行晉州事及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脩義開門伏甲待之子彥不測虛實於是遁去神武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後除齊州刺史以黷貨除名追其守晉州功復其官爵俄以軍功進正平郡公加開府天保中卒於太子太保贈司空子文殊嗣脩義從弟嘉族性亦豪爽從神武平四胡於韓陵歷華陽二州刺史卒官子震字文雄位廉州刺史亦著軍功又歷南汾譙二州刺史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人廆之後也容貌出群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尒朱氏敗歸神武以勳累遷五城太守

見東雍州刺史潘相樂長揖而已丞尉已下數羅其罪乃謂儼曰府君少爲群下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可拜人神武聞三人在邊不和徵相樂還朝以儼代爲刺史遷東荆州刺史行次長社忽爲其部下人所執將投山賊張儉儉爲守人王崇祖私放獲免神武仍授以軍司共擊平儉始得達州沙苑之敗時諸州多翻陷唯儼獲全天保初以軍功除開府儀同三司六年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茝等以郢州城內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議以城在江外求忠勇過人者守之衆推儼遂遣鎮郢城始入而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於上流鸚鵡

洲造荻渶竟數里以塞船路衆懼儼恍以安之城中先有
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儼於是順士卒心祈請須臾衝風
驚波漂斷荻渶約復以鐵鏁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
風浪夜驚渶復斷絕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儼出
城奮擊大破之塡約又并力圍城唯貴槐楮葉并紵根水
葓蔦艾等及靴皮帶筋角等食之人死即以別分食唯留
骸骨儼猶信賞必罰分甘同苦自正月至六月人無異志
後蕭方智立請和文宣以城在江表有詔還之及至望帝
悲不自勝帝親執其手捋儼鬚脱帽看髮歎息久之曰自
古忠烈豈過此也除趙州刺史天統四年別封寄氏縣公

并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疋五年進爵爲義安王武平元年爲光州刺史儼少從征討經略雖非所長而有將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害物卒贈司徒子子會位郢州刺史周武帝平鄴使其子送敕喻之子會枷其子付獄尋赦書至云行臺武王已降子會乃與寮屬北面慟哭然後奉命尒朱氏將帥歸神武者又有代人庫狄伏連字仲山本名伏憐語音連事尒朱榮至直閤將軍後從神武賜爵蛇丘男天保初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性質朴勤公事直衛宮闕曉夕不離帝所頗以此見知然鄙恡愚很爲鄭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居室患蠅杖門者

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不識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撻逼遣築墻武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琅邪王矯殺和士開伏誅被支解伏連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籥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輒用至死時唯着敝褌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錄並歸天府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

因家焉父永有技藝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爲字及長寬厚有膽略初歸葛榮榮授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尒朱榮爲別將討元顥以功封敷城縣男齊神武出牧晉州引樂爲鎭城都將後從破尒朱兆於廣阿進爵廣宗縣伯累以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從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衆之不同而止改封金門郡公文宣嗣事鎭河陽破西將楊摽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鑒等所築城深

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脩理增置兵將而還還鎮河陽拜司空齊受禪樂進璽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東至崤陜遣其行臺侯莫陳崇齊子嶺趣軹關儀同楊摽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戍詔樂揔大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又為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鱉南度百餘里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為淮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州之地除瀛州刺史仍略淮漢天保六年薨於懸瓠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子子晃嗣諸將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沈密謹慤以清靖自居尚公主拜駙

馬都尉武平末爲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鄴子晃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降周齊王軍授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彭樂字興安定人也驍勇善騎射初隨杜洛周賊知其不立降尒朱榮從破葛榮於滏口又爲都督從神武與行臺僕射于暉討破羊侃于瑕丘後叛投逆賊韓樓封北平王及尒朱榮遣大都督侯深擊樓樂又叛樓降深神武出山東樂又隨從韓陵之役樂先登陷陣賊衆大崩封樂城縣公後以軍功進爵汨陽郡公除肆州刺史天平四年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

衆賊少百人取一差不可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
刺腸出内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数創軍勢遂挫不利而
還神武每追諭以戒之高仲密之叛也周文援之神武迎
擊於芒山候騎言賊去洛州四十里蓐食乾飰神武曰自
應渴死何待我殺乃勒陣以待之西軍至皆喉燥樂以數
千精騎為右甄衝西軍北垂所向奔退遂馳入周文營人
告樂叛神武曰樂棄韓樓事爾朱榮背尒朱歸我又叛入
西事成敗豈在一樂但念小人反覆爾俄而西北塵起樂
使告捷虜西魏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
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督將寮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

手臨以刃歷兩陣而唱名焉諸將乘勝斬首三萬餘西軍退神武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一束以歸言周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對且曰不為此語放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刀將下者三噤齘良久乃止更請五千騎取周文神武曰爾何放而復言捉邪取絹三千疋壓樂因賜之累遷司徒天保初封陳留王遷太尉二年謀反為前行襄州事劉章等告伏誅

暴顯字思祖魏郡斥丘人也祖喟仕魏為朔州刺史因家

焉父誕恒州刺史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好相表大必爲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之顯善騎射曾從魏孝莊獵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後從齊神武起義信都累遷北徐州刺史封屯留公天保中以贓貨解州大理禁止慮判未訖爲合肥被圍遣顯與步大汗薩等攻梁北徐州禽其刺史王彊天統中累遷位特進封定陽王卒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正光中因使遇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神武後征步落稽疑賊有伏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人便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

弦而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賞異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通州刺史封永寧縣子景和趫捷有武用從襲庫莫奚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討蠕蠕每有戰功累遷殿中尚書侍中景和於武職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平均故頻有美授周通好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之恒令景和案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封廣漢郡公遷領軍將軍琅邪王之殺和士開兵指西閤內外莫知所爲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拒之除領軍大

將軍封文城郡王又有平陽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
用米麪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爲神
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爲逆亂謀泄乃潛度河聚衆自號
長樂王已破乘氏縣景和遣騎擊破之禽子饒送鄴烹之
及吳明徹圍壽陽敕景和與賀拔伏恩救之是時拒明徹
者多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除尚書令武平六年卒贈太
尉録尚書長子信機悟有風神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
軍於勲貴子弟中稱其識鑒降周軍授上開府軍正中大
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達開皇中通事舍人
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絶久而獲蘇不能下食三

曰而死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姫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祈連山因以山爲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父元成燕郡太守猛少有志氣便弓馬初爲尒朱榮親信榮被害從尒朱兆入洛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尒朱京纒欲投神武召之與俱舉稍謂曰不從我者死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猛以素蒙兆恩即背京纒復歸兆兆敗猛與斛律羌舉乞伏貴和逃亡及見獲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貴和配婁昭羌舉以故酋長子故無所配旣而三人並爲神武親信後都督尒朱文暢將爲逆猛曰昔事其父兄寧今日受死不忍告而

殺之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舍其罪而益親之以軍功
封廣興縣侯梁使來聘云求角武藝文襄遣猛就館接之
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校挽彊弓梁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
遂併取四張疊挽之過度梁人嗟服天保初除東秦州刺
史河清三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敕猛與賊中一騎將
超出來鬬猛即斬之天統五年除幷省尚書令領軍大將
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
咨禀趙彥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
引知機事祖珽奏言猛與彥深前推琅邪王事有意故於
是出猛爲定州刺史彥深爲西兗州刺史即日首途先是

謠曰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噉餻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至是其言乃驗猛行至牛蘭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時猛亦知情遂被追還削王爵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慎吏人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携引之韓長鸞等沮難復授膠州刺史後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卒初猛與尉興慶謝猥餟拉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右神武使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謝無官及芒山之役興慶救神武之窘為軍所殺神武嘆曰富貴定在天也猛竟如相者言卒以榮寵自畢興慶事見齊本紀興慶每入陣常自署名於背神武使求其尸祭之於死處立浮圖世謂髙王浮圖

云於是超贈儀同涇州刺史謚曰閔壯
元景安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之五世孫也高祖虔陳
留王景安沈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父永啓迴代
郡公授之隨魏孝武帝西入關天平末周齊交戰景安臨
陣東歸芒山之戰以功賜爵西華縣男代郡公如故景安
妙閑馳騁有容則每梁使至恒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
騎射見者稱善天保初别封興勢伯帶定襄縣令賜姓高
氏累遷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詔景安與諸
將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
公行文宣聞之遣使推檢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

以所斂贓絹五百匹賜以彰清節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一百三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馬二匹玉帛雜物又加常等天統四年除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久在邊州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安被以恩威咸得寧輯武平末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義寧郡公討稽胡戰沒初永兄祚襲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誅諸元親近者如景安之徒疏宗議請姓高氏景皓

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以白文宣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求弟种子豫字景豫美容儀有器幹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云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莫妄言問景皓與豫同獲免卒於東徐州刺史

獨孤求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也母改適獨孤氏求業幼隨母爲獨孤家養遂從其姓天保初除中書舍人求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爲文宣所知後爲洛州刺史河陽行臺左丞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求業久在河陽害於招撫周人憚之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

廷河清末徵爲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蹙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爲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河洛人庶多思永業又除河陽道行臺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忩忩故不出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至乃去進位開府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又聞幷州亦陷乃遣子須達告降於周授上柱國應公宣政末爲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爲行軍總管崔彥睦所殺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三司祠部尚書世榮少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為神武親信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天統二年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思好封義陽郡王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代送馬腦酒鍾與之得便撞破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之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常竊歎見徵稅無厭賞賜過度發言歎息焉

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傅伏太安人也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人大都

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求橋夜入中潬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剋晉州執行臺尉相貴招伏伏不從周剋幷州遣韋孝寬以伏子世寬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以金馬腦二酒鍾為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召伏伏聞後主已被獲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葷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

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踈所以相付遂引與同食令於侍伯色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勿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決意取河陰正為傅伏不可動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巵後以為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後兵將罕有全節有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干苟生鎮南兗州周武破鄴敕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宦者田敬宣本字鵬鸞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為閹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

他語又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沉吟額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雷顯和晉州敗後為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略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贈馬七十疋歸之又有代人高寶寧武平末為營州刺史

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武帝平齊遣信招慰不受敕書
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寶寧上表勸進范陽王署寶寧爲
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起兵寶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
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屠范陽還據黃龍
論曰介朱殘逆遠効誠欵知神武陵逼隨帝西遷去就之
途未爲失節道元感母兄之戀徇知遇之恩思親懷舊固
其宜矣生不至西朝歸誠河朔保年之於開義異榮名並
秉幾獨運異夫盜寶竊邑者也神武招携理殊納叛諸將
擇木情非背恩故能各立功名終極榮寵神敬力至東維
未虧臣節其被恩化蓋亦明主之仁焉劉貴蔡儁有先見

之明臣贊覇業酣饗清廟豈徒然也韓賢尉長命王懷任
祥莫多婁貸文庫狄迴洛庫狄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孤
延斛律羌舉張瓊宋顯王則等竝運屬時來或因羇旅馮
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為王侯固為宜矣孝卿功臣之胤自
致公卿立履之地亦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略在世見
重昔事尒朱固執忠義不用范曾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
景狼突固非後主之臣神武遺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過
水往若摧枯笮盡数奇逢斯禍酷悲夫三藏連屬危亡貞
槩自處可謂不隕門節矣叱列平步大汗薩薛脩義慕容
儼潘樂彭樂暴顯皮景和綦連猛元景安等策名戎幕備

開夷險位高任重咸遂本誠永業世榮之徒國危方見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册安所貴乎

列傳第四十一　　北史五十三